



首届数字乡村创新设计大赛 特别报道

首届数字乡村创新设计大赛持续报名中，成都农院老师组团参赛 “用好数字工具，把家乡农产品销出去”

6月26日凌晨1点，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图情信息中心老师杨山金正式提交了首届数字乡村创新设计大赛的报名申请。“从朋友那里得知这个赛事后，我就着手准备报名材料了。对于数字乡村相关从业者来说，大赛是难得的展示和锻炼平台。”他说。

杨山金组建的参赛队伍中，包括软件开发、乡村电商等领域的从业者和大学生村官等。他希望通过大赛整合资源，帮助家乡资阳市乐至县童家镇卖好农特产品，增强村集体经济实力。

目前，首届数字乡村创新设计大赛报名仍在继续，对于本次大赛涌现出的优秀作品，主办方将加以培育形成一批可全国推广的数字乡村建设典型案例。此外，大赛设置的奖金总额高达100万元，单项作品设计者或团队最高可获得30万元现金大奖！

以家乡为项目调研地 “先帮家乡提高经济水平”

得知首届数字乡村创新设计大赛正面向全社会征集作品，杨山金立马开始在网上搜集赛事资料。确认团队符合参赛要求，他立即以“蜀乡新农人”为团队名字报名参赛。

“蜀乡新农人”团队由一群数字乡村相关从业者组成。“团队成员都来自大成都范围，我是做技术的，之前也开发过乡村电商、智能农业等小软件。另外还有做乡村电商公益培训的企业负责人、在乡镇待了多年的大学生村官等。团队构成比较多元，各成员都能独当一面。”杨山金说。

由于平时工作繁忙，这群“85后”决定利用业余时间参赛。杨山金透露，队伍成员计划利用周末深入资阳市乐至县童家镇做项目调研，最终完



杨山金等人组织开展的乐至特产展示展销志愿活动。

成“一村一品”、乡村文旅以及专家在线咨询平台等参赛作品，并通过大赛推广出去，提高当地农特产品的影响力。“先帮家乡提高经济水平。”他笑着说。

作为一名“技术控”，杨山金认为，技术能力并不能决定建设数字乡村的水平高低，更重要的是结合实际，梳理业务逻辑、整合资源，让农业生产的效率更高。“我们期待在大赛中检验自身能力，也期待从其他参赛作品中学习经验，找到差距，针对性地调整我们接下来的工作。”他说。

乡村最需要的 是把农特产品销出去

从小在农村长大，如今是农业院校的教授，杨山金一直在与土地和农民打交道。他认为，目前数字乡村建设最重要、最实际的任务，就是把农特产品销出去。

以杨山金的家乡资阳市乐至县为例，“藕粉是当地的名特产，但知名度

也仅限于当地。我们了解到，不管是企业主还是农民，他们只管把产品生产好，却缺乏相关的销路。”为此，杨山金和伙伴们参与组织了特产展示展销等志愿活动，帮助老百姓接触电商，拓宽渠道。

“单单由我们来牵线搭桥，力量太小了，所以想通过这次大赛整合资源，拓展更多的渠道，让更多人关注到这些产业，让农产品更好地变现。”杨山金说。

同时，提高村民对电商的接受度也很关键。“在他们看来，电商还很遥远，既不会用，也不信任。比如说购买农资，他们因为不熟悉网购，宁愿跑很多地方去买，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低。”但杨山金也看到，老百姓对短视频平台的接受度和使用度比传统电商高。“这值得我们借鉴。这次参赛的关键，就是让农民愿意用并用好我们设计的平台。”他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旭强

·新闻多一点·

作品征集评选分五个阶段 奖金总额高达100万元

6月24日，首届数字乡村创新设计大赛正式启动，面向全社会征集优秀作品。目前，大赛报名仍在火热进行中。

此次参赛者需选择国内任一村落，以同乡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或多个场景为背景，围绕乡村信息基础设施、乡村数字经济、乡村数字治理、智慧绿色乡村、乡村网络文化、信息惠民服务等方面的一个或多个数字乡村建设方向，因地制宜开展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创新设计。

大赛作品征集评选分为启动、征集、初赛、决赛、颁奖五个阶段，作品征集8月24日截止。本次大赛奖金总额高达100万元，单项作品设计者或团队最高可获得30万元现金大奖！

如果你有能力、有兴趣，PPT、视频等参赛方式任你挑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旭强

码上参赛 百万大奖等你来



本次大赛免收报名费。参赛者可通过大赛官网(<https://www.scde.cn>)或扫描二维码进行注册报名，并按官网提示上传提交作品。期待你的参与！

“消失”百余年 四川特有极度濒危植物重现贡嘎山区

7月5日，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领域、重庆师范大学和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的科研人员，在国际植物分类学期刊《PhytoKeys》上刊发论文，称再次发现了卫矛科植物尖齿卫矛。该植物为四川特有种，为极度濒危物种。1908年，该植物被西方“植物猎人”欧内斯特·亨利·威尔逊首次发现，随后100余年里却难觅踪迹。

2021年8月，时隔一百多年，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科考人员在四川贡嘎山地区发现了尖齿卫矛鲜活种群，首次描述和阐明了该物种的花部特征，并根据花的形态及分子证据支持将其归入卫矛属。

悬崖上发现鲜活种群

两年前在与同行交流和查阅《四川植物志》时，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胡君注意到，一种名叫“尖齿卫矛”的植物，自1908年在四川“瓦山”被采集并发表以来再无音讯。哪怕是《中国植物志》中记载过的一次采集记录，也没有相关图片，更没有提及标本存放的场馆。重走威尔逊之路的印开蒲研究员和研究卫矛科的植物专家经过多年寻



此次发现的尖齿卫矛标本。受访者供图

找，均未找到。

唯一的模式标本只有果实，“花未见”，限制了后续的研究可能。胡君把这件事记在心里，针对“瓦山”这一地名多次向人打听，可惜没有太多收获。

转机出现在2021年5月，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的一支科考队伍在贡嘎山

进行植物调查时，给胡君传来了一张卫矛科植物照片。“叶子边缘有尖刺，叶柄贴近枝条呈抱茎状态。”胡君很激动——这很有可能就是自己正在寻找的尖齿卫矛。

胡君根据之前的文献记录和同行拍摄照片上显现的小花苞，推测出其花期应该在8月前后。

2021年8月，胡君带队进行科考任务时，专程前往同事留下的GPS定位点——贡嘎山东南坡、甘孜州九龙县的一条峡谷中寻找。在徒步了近两小时后，他远远地看到了崖上一丛暗绿色的植物，“外观色彩、生境条件和植株高矮好像和记录上的差不多。”

爬上去后，胡君激动起来——这正是他苦苦寻觅的尖齿卫矛。正如他预计的那样，尖齿卫矛的植株部分花朵正在开放。

研究成果厘清学界争论

此前，基于对尖齿卫矛形态特征特别是果实形态的观察，在编写《中国植物志》时，研究人员将尖齿卫矛从卫矛属转移到沟瓣属，拟名为冬青沟瓣。

“根据威尔逊的模式标本，其果实常是4瓣，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比较符合沟瓣

属的定义。”胡君解释说。

但此次研究人员野外观察到花明显为5基数，有5个萼片，5个花瓣，5个雄蕊，在发育良好的子房中分为5室。以上这些形态特征都与植物志记载沟瓣属4基数的特征不符，而更符合卫矛属的特征。

为了测试利用花特征推断出的分类地位是否与分子数据相符，研究人员通过对冬青沟瓣以及形态上与其相近的刺叶沟瓣的样本进行了分子实验，结合已发表研究的数据进行了系统发育分析。分子系统树显示，尖齿卫矛和置于沟瓣属的4个种可以得到一个支持率较高的分支，嵌套在卫矛属中，这进一步肯定了尖齿卫矛的系统位置应放置于卫矛属，并且进一步证明沟瓣属种类可能应合并到卫矛属中。

由于尖齿卫矛是四川特有种，在本次发现之前无任何野生种群信息，在最近的《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中被评估为极度濒危物种。研究人员根据新考察到的尖齿卫矛植株数量和生境条件，仍将尖齿卫矛评估为极度濒危物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彦霏
综合四川在线